

印度墨

印子喃喃说：『我像一个外星人，不幸流落在地球上，格格不入，好不容易适应下来，也学着谈恋爱，亦做事业，但午夜梦回，一直戚戚然郁郁不已。』

亦舒
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

印度墨



东
方

著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非经书面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:图字:01-2015-231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印度墨 / (加) 亦舒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5
ISBN 978-7-5060-8286-0

I. ①印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
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41735号

印度墨

(YINDUMO)

(加) 亦 舒 著

责任编辑: 梁 欣 郭淑敏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92号

邮政编码: 100010

印 刷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5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6.5

字 数: 149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8286-0

定 价: 25.0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4258127



YISHU 亦舒语录

我怔怔地看牢他，他并未见得爱上我，但是天杀的，我却爱上他。

我知道，因为我开始对他说真话，我开始伤心，开始在乎。

——《蔷薇泡沫》

亦舒语录
YISU

兄妹俩还是手拉手，吵完和好，下次再吵。

陈枚有点羡慕，她是独生儿，不知兄弟姐妹有多恶劣，或是多可爱。

把妹妹明珠推落山坡的王皓，到头还不是拼命护着她。

——
《那男孩》





YISHU 亦舒语录

那夜她照样睡得很好。铭心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人，并非麻木，而是不想难为自己，环境告诉她，许多事必须忍耐，沉着应付，静观其变，冲动无益。

——《故园》

守丹知道再冷落他，他会感到没趣，也许就转头走开，少女的本能使她知道对待异性要拿捏得准，紧些松些，松些紧些，才能博取他们好感。

——《心扉的信》





这么多女人，为着不值得的男人，闹得丑态百出，肠穿肚烂，
如一群扑火的灯蛾，焦头烂额，万分凄惨。

——《银女》



因为亦舒，我们在一起 亦舒书友会，期待您的加入……

真诚感谢您购买本书，请您将本卡片背面各栏填写后，通过以下方式申请加入亦舒书友会。

- ① 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，加关注，并将卡片详细内容，发送至“亦舒·品读”微信，申请加入亦舒书友会。
- ② 通过电子邮件，将卡片详细内容发送至yishushuyouhui@163.com申请加入亦舒书友会。
- ③ 通过邮寄方式，将本卡片寄回我公司地址，申请加入亦舒书友会。



成为亦舒书友会会员，您将：

- * 第一时间接收到亦舒新书出版信息，了解亦舒新书动态
- * 我们将定期抽取幸运会员，赠送精美礼品（亦舒精美书签、语录、卡片……）
- * 参与所在城市亦舒品读交流活动，和广大亦舒迷一起座谈，分享……
- * 有机会参与亦舒签名售书活动，与亦舒面对面交流

亦舒书友会会员登记卡

请您认真填写以下每一栏

- * 姓 名: _____
- * 性 别: ☐男 ☐女
- * 出生年月: _____
- * 学 历: ☐高中及高中以下 ☐专科或大学 ☐研究生以上
- * 职 业: ☐学生 ☐资讯 ☐传播 ☐行销 ☐服务 ☐金融 ☐自由 ☐其他
- * E-mail: _____
- * 联系电话: _____
- * 地 址: _____
- * 邮 编: _____
- * 您购买的书名: _____
- * 您读亦舒有多久: _____
- * 最喜欢的亦舒作品: _____
- * 最爱亦舒的一句话: _____
- * 喜欢亦舒的原因: _____
- * 您从何处得知本书消息: ☐书店 ☐网络 ☐报纸 ☐杂志 ☐他人推荐 ☐其他
- * 购买方式:
- (1) 书店: _____省_____市_____书店
- (2) 网上购买: _____网
- (3) 其他: _____
- * 您的建议: _____



和元文化

Heyuan Culture Company

北京和元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
北京红书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电话: 010 64462799

传真: 010 64462799-804

E-mail: hongshufang@vip.sina.com
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新天第大厦A座508室

邮编: 100028

陈裕进回到祖父母身边的唯一原因是学中文。

十岁到旧金山居住的他只谙粤语，也会一两句普通话，像“你好吗”“谢谢”“豆沙汤圆真好吃”……

那怎么够应用，趁暑假，母亲对他说：“回去学四个月中文，回来时要会写会读。”

二十一岁的裕进已经约了朋友去大峡谷观光，一听，皱上眉头。

“妈妈，钻研中文是一辈子的学问，不急在一时。”

陈太太似笑非笑，精明的双目看到裕进心里去：“知子莫若母，你、休想瞒我，爷爷在等你，不由你不去。”

裕进把手臂搭在母亲肩上：“待我去完品塔贡尼亚冰川再说。”

“冰川你的头。”

“今年夏季欧洲有日全食，我不去亚洲。”

陈太太一摇身子，摔甩儿子的手。

裕进气馁：“好好好，我去，学不会不回家。”

陈太太凝视这个年轻人，真难以想象已经大学毕业长得足六尺高，浓眉大眼，笑容可爱，唯一缺点，或者说优点也好，是太过会得享受生



活，始终不觉得学业或事业是生活全部。

与他姐姐裕逵不同，裕逵一早进了名校，现正修硕士。

陈太太感喟说：“我小时候，父母习惯从来不碰触子女四肢，不像你们，动辄拥抱亲吻。”

裕进把脸贴到母亲身边：“那多可怜。”

“你们这一代确实不一样了。”

小小裕进最爱让抱，宛如昨日，三两岁的他一点儿小事就号啕痛哭，非要妈妈抱着哄不可。

有一首儿歌，他常常唱，叫“弹跳弹跳宝宝我，在妈妈膝上蹦蹦跳”，岁月如流，今日已经成年。

他抓起篮球：“我去找袁松茂。”

袁松茂是他好同学，来自香港，毕了业，打算收拾行李返家。

裕进同他打听：“听说，香港的女孩子最骄傲。”

袁松茂笑：“最美，当然最冷。”

“也有人说，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标致了。”

袁松茂不以为然：“吃不到葡萄的人自然都那样酸溜溜；呵，花不再香月不再圆，还有，时势不再好。”

“依你看，怎么样？”

“仍然大有可为，回去，住我家，我带你到处逛。”

裕进说：“我对城市生活不太感兴趣，我一向喜欢大自然。”

“这个城市完全不一样。”

“你说得它好似一个女子。”

“保证你不会失望。”

袁松茂父亲在都会经营广告公司，十分有脑筋，兼做数码摄影，搞计算机特技，非常吃得开，虽然也受经济低潮影响，但安然无恙。

年轻人说走就走，手提行李一件，就上了飞机。

旁边坐两个混血女孩，袁松茂起劲攀谈，裕进则呼呼大睡。

醒过一两次，还未到，裕进诉苦：“最怕乘长途，唇焦舌燥。”

松茂答：“行政人员每月起码飞三五次。”

“我才不要穿西装挽着手提电脑跑天下做信差。”

“你这样疲懒想做什么？”

“租两亩地种草莓，闲时在果树荫下写诗。”

松茂没好气：“也许有人世未深崇尚浪漫的女孩会跟你去。”

裕进用外套遮着头再睡。

这次很快到了，睁两眼，见松茂正与混血女孩交换电话地址。

一出来就看见爷爷亲自来接他，抬着头，一脸盼望。

年轻的裕进鼻子发酸，不论学不学得到中文，都应当回来。

他一个箭步上去紧紧搂住祖父。

老先生眉开眼笑：“裕进你又长高了。”

裕进一眼看到祖父缺了一只门牙。

“爷爷，我陪你去镶好牙齿。”

“谁看见？算了。”



裕进怪心疼：“我看见。”

“好，好，好，”老人忽然起劲起来，“真的，万一要见孙媳妇，整齐一点儿。”

家里还雇着司机，把两个年轻人载回家。

袁松茂说：“别忘记联络。”挥手道别。

祖母正在搓麻将，特地放下牌来看裕进：“都是你妈，崇洋，把我儿子叫了去外国陪她，一年见不到一次。”

陈老太太比媳妇矜贵，外国生活到底清劳。

她转过头去同牌搭子说：“我才不去外国长住，左一句清人，右一句支那，受不了。”

裕进把祖母重新按在椅子上，替她摸一张牌：“一只鸟，有没有用？”

牌搭子都笑起来：“原来在做索子。”

裕进淋一个浴，喝了绿豆汤，取过中文报纸，试读新闻：“先夫……九十二……主内安息。”

祖父过来：“嘘，这是讣闻，叫你祖母听见了要骂你。过来，帮我做模型。”

祖父有个特别嗜好，他喜欢在瓶子里装砌模型帆船，真考耐心，一坐整个下午，用小钳子伸入瓶颈逐件砌好。

裕进眼力好，手指够力，一下子做好一半。

祖父高兴得不得了。

牌局散后，祖母过来同他说话。

天气热，裕进瘫在藤榻上，看到祖母脚上有痱子粉，想起极幼时，祖母也替他扑粉，然后把他的胖手胖脚搂在怀中。

他仿佛看到小小的自己到处乱跑，用蜡笔在墙上涂画。

“这次好了，多住一会儿。”

真热，街上全是人，大厦每一个单位都有人搓牌，要不，拔直喉咙唱歌，真是个嘈杂的城市。

裕进在杂声中睡着。

第二天早上他上门去学中文。

老师是一位中年太太，姓邓，住郊外。

她的教学方法颇为特别，像古时书塾，琴棋书画一个人包办。

裕进不但要读书写字，还要练习画国画，并且欣赏戏曲音乐，每天三小时很快过去。

下午也有一个女学生上门，十分留意陈裕进。一日，邓老师借故说：“丘永婷想知道你有没有女朋友。”

裕进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已经订婚。”

那个叫永婷的女孩子不错，略具气质，但是，裕进喜欢的女孩子不属那类型，一口拒绝。

他记性好，学得快，老师不教会话，专心传授诗词，裕进十分吸收。

正当老人家庆幸从未见过那样听话斯文的年轻人之际，魔鬼的引诱



来了。

那已是晚上十时，裕进躺在床上看自然纪录片：一群啄木鸟将一棵大树啄成蜂窝，每个小洞内储藏一枚橡子，预备过冬。

裕进觉得可笑，看上去多像人类的银行保险箱。

电话忽然响起：“喂，出来玩。”

“什么？我都睡了。”

“神经病，快起来。”

“改天行吗？”

“今天是我二十二岁生日。”

“哟，失敬失敬。”

“快出来，十分钟后我来接你。”

裕进只得换上便衣，果然，袁松茂的吉普车立刻到了。

他大声叫：“男人的身体机能在我们这年纪已经开始衰退，来，快快悲情地庆祝。”

车里还有两个朋友，都像喝过一点儿酒，情绪高涨，大声说笑。裕进不由得说：“让我来开车。”

松茂也不客气：“你听我指挥，现在直驶，到了小路尽头，转右，再向前，拐左，上公路，看着市区指针……”

像人生路一样，见招拆招，见一步走一步，不知走向何处。

似他们，在小康之家出生，已是走在康庄大道上，只要不犯错，可以顺利、舒服地到达目的地。

有些人就没有那么幸运，生在荆棘堆，不知要如何挣扎才出得来。

“转进这个停车场。”

使裕进诧异的是，快深夜十一点了，车龙不绝，处处是夜游人，进酒吧门口还需轮候。

噫，不是说经济不景气吗？

终于进去了，听见一组爵士乐队正在演奏，气氛的确不错，站了片刻才等到空台子。

大家叫了啤酒，袁松茂已经开始与隔壁台子一个穿露背裙的女子挤眉弄眼。

裕进劝道：“不是同来的不要搭讪。”

松茂答：“那到这酒吧干什么。”

他同来的朋友已经找到对象坐到别处去了。

风气竟这样开放，裕进又一次意外，他还一直以为东方是东方，西方是西方。

与露背女同在一起的男生已经怒目相视，火药味十足。

他说了女友几句。

但是那冶艳女不听他的，索性对牢裕进他们笑。

袁松茂示意她过台子。

那一个晚上活该有事，那女子一站起来，就被男伴拉走。

袁松茂喊：“喂，你不可勉强这位小姐！”

电光火石间，他面孔已经挨了一记耳光。接着，那个女郎也挨了一